

思露花语

人生追求,要有求胜的信心,就必须有坚定的意志和坚韧的精神;其只有坚定不移,才会争胜;其只有坚韧不拔,才会决胜。

人生,静以修身,其静是一种谐美,诸如:安静而宁,清静而平,镇静而定,文静而怡,娴静而雅。

为人,把姿态放低,低成就高,这是修持;处事,把心态放平,平而不俗,这是修为。

与人无纠葛,与事不纠缠,如此修度,心神就不会纠结,于是才会乐享安宁和自在。

心中有怨,不迁怒于他人的是修养;心中有冤,不错怪于他人的是涵养。

有时情绪失控,其只有在沉静中才会慢慢变得释然淡定;有时情理失察,其只有在沉思中才会渐渐变得豁然明晰。

无论温情,或是激情,还是豪情,都是真情。它们所不同的是:激情是温情的释放,豪情是激情的怒放。

志者敢想,故志存高远,其志气更是气魄;勇者敢为,故勇往直前,其勇气更是气势。

想的好不算好,说的好也不为好,只有想到做到、说到做到,而且做得好,才会好中见好,好上加好。

君子成人之美,是心灵高尚,故人人夸赞;小人乘人之危,是心机诡诈,故人人鄙弃。

再有本事,不出手,只能是看家本领;再有能耐,不出招,最多是身怀技艺。

对即对,错即错,故是非分明;是即是,非其非,故爱憎分明;而爱所不爱,恨所不恨,则对错不分,是非混淆。 文/巴特

油坊

文/齐永平

◎小镇往事

油坊大院在三道街的街口。没有大门,塌墙破圈窗,偌大的院子只住了一户人家。东边的一溜土坯房一个春天、一个夏天就那么闲置着,只是到了深秋,或者初冬的某一天,才突然热闹起来。

不知从哪请来的那么两个汉子,人们称他俩为油大师傅、二师傅。那几天,他们不停地里里外外地忙碌着。

在油坊的房顶上,有一个像敖包一样的石头垛,嫌不好看,用蒸泥抹了,而且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,叫“泰山”。原以为这样的叫法是油坊的掌柜们故弄玄虚,及至看过榨油的过程,方知是取“泰山压顶”之意。只是这个泰山外观过于小了一些,既不巍峨,也不耸立,黄泥墙皮剥落露出层层石板,更显粗糙褴褛。那两个师傅趁着天气尚好,和了泥,架着梯子把那“泰山”抹划了一遍。

上一年的窗户纸经风吹雨淋,一个一个地窗眼洞开。如今,再糊一层老白纸,像个人间烟火的样子了。

里面就不好收拾了。烟熏火燎,油垢陈积,墙皮黑黢黢的,已经没有了本来的面目,他们懒得去刷白,只是粗略地用扫帚扫去那些挂在屋顶上、墙面上的蛛网灰尘,就算是打扫过了。

撩开门帘进去,七八间相通,如车马大店,贯通房间横陈一根大梁,两人合抱粗细、四五丈长,叫油梁。油梁首端插在一木架上,木架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,叫“大将军”。大将军粗实、笨重,立架有槽口,别着厚木板,上面有泰山压顶,大将军不至于连根拔起。中间还有一木架,叫“二将军”,因做支撑,吃力不大,故比大将军略单薄,立架也有槽口,有插板,垫在油梁下面。油梁的尾端沿着地坑斜了下去,犹如分量不足的秤杆一样耷拉着,端头拴了两根粗麻绳,套在房顶一根两端有孔的大轱辘上,坑两侧的石砌台阶一直顶到山墙的半腰。

这边,是连炕灶,大灶小灶,大灶上一口锅硕大无比,几节蒸笼也很大,用做蒸油面。小灶上一浅底炒锅,用来炒油籽。

再往里有一个门洞,门洞那边是碾房。拉碾子的那头小毛驴已经前来报道,拴在门口的木桩上。

院子里,已经有人陆陆续续地拉来了榨油的原料,两个师傅过秤、记账。一时间,平日空旷的大院车水马龙。

油坊开榨的日子有些讲究,好像请人看过。这一天,师徒两人祭灶安神,端了清水,捧了油籽,四处抛洒,不断地进进出出,神神道道不知是些什么意思。

榨油的时候,油大师傅不让闲人出出进进,不是怕工艺秘密泄露,是嫌开门踏户把热气都给放跑了。当然,如果你来得早了,能帮着提茶倒水、递个家具什么的,倒也无妨。

榨油的原料有很多,胡麻、黄芥、菜籽、麻籽、大豆、花生、瓜籽,只要是含了油的植物籽颗,都能用来榨油。有单一种油籽榨的油,也有几种油籽混合榨的油。至于怎么样匹配混合,就看送来些什么材料和大师傅如何调配了。

北方地区,人们推崇胡油,煎炸烹炒,胡油提味,因而成了品牌,胡油月饼、胡油炸糕、胡油麻花等等,好像是什么吃食不怎么重要,重要的是用胡油炸的,因此,前面要冠以“胡油”二字。上好的胡油并不单单是用胡麻压榨的,暖水镇当年的好油叫“三条腿”,也就是胡麻、黄芥、麻子三种油料混合压榨出来的油。缺了其他两种,也叫胡油,或者麻油,吃起来有一种辣麻味,吃多了瞌睡。

榨油就四道工序:炒、碾、蒸、榨。

炒锅点火,油坊顿时烟雾腾腾。大师傅只穿一件短裤,踩着锅台坐在炕沿边,手里拿把苘箕刷子,从炕上的油籽堆上扒拉几刷子,在锅里不停翻炒。炒熟了,用刷子扒拉到旁边的池子里。炒油籽是个技术活,不仅要翻炒均匀,还要掌握火候,炒不熟出油少,炒糊了不出油,因此,得大师傅亲自上手。

炒熟的油籽二师傅从那个小门洞端出去,套了小毛驴拉碾子,碾成面,再一簸箕一簸箕端回来,七八层的大蒸笼得两个人才能抬上蒸锅。蒸汽起来,油坊里就看不清人的脸面了。影影绰绰之间,两个人影来回忙碌着。

油面蒸好了,一层层铺到石板上麻绳编的囤子里,铺好一层,盖一块麻袋片,再铺一层。两人干活的时候,只穿短裤,裸着上身,打着赤脚,偶尔还在身上搓那么一搓。

这些准备停当,便到那边

扛油梁去了。

一个人把一个椽子粗的木杠插在那根轱辘的插孔里,开始踩着台阶,从高处平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扛,那两根大绳慢慢卷起,油梁一寸一寸慢慢地抬起。木头的转动发出干巴巴的嘎吱声。当他匍匐着把这一杠下来,另一个把杠子从另一头插上去接着扛。显然,扛油梁是个力气活,两个汉子光着膀子,只穿了短裤,身上的汗珠一颗一颗往下掉。当两人换杠的时候,这边把杠子插进去,趴下去扛着站起来,另一个人试一试,杠子已经不吃力了,才敢抽出来,每当这个时候,看得人提心吊胆,一旦那杠子扛不住,还不把人挑到房顶上去?

当油梁高高地抬起,师傅便把杠子别在墙上,油梁就那样悬在空中。

油梁的大头用插板大将军的木架里,抽掉二将军支撑的木板,慢慢放下油梁,重量就压在了油囤子上。从麻绳的缝隙间慢慢开始往外渗油。榨出的油像一股细泉流入垛下石盘槽口的油桶中,满了,倒进油大瓮。涓涓细流变成一点一滴,直到不再滴下为止。

新榨的油呈金黄色,清澈透明,香味浓烈,从油坊里飘出来的香味窜着街巷走,一时间满镇都是新油的芳香。油坊大院,背油篓的、提油壶的、拿油瓶的络绎不绝。

油分划完了,剩下的油底子发黑发粘,装在一个一个旧瓷壶里,在地下排了一溜,叫车脂油,是用来给二饼子牛车刷车轴的。

再底下澄不出油的沉淀物,双手团成一个一个地圆球,叫油圪,是打发街上大人娃娃的。

卸下油垛,榨干的油料变成了油饼,那饼车轱辘大。掰碎了,装了袋子,叫麻糝,是留给牲口当精饲料的。

我等了半晌,就是要那一团叫油圪的东西。早晨吃酸粥没有菜,拌点油圪,便是上好的调味品。

油圪用报纸包了拿上,出了门却不知该拿回去,还是扔了。回想着他们裸身赤脚忙碌的模样,时不时还要搓一搓身上的泥垢,我才体味到什么叫眼不见为干净。正好遇个同学,看我拿了一包油圪,缠着要分一块,我索性送了个顺水人情,把一包都给了他。打那以后,我就再也不吃油圪了。

◎书单



《桌游简史》

作者:(英国)阿德里安·塞维尔

出版:中国画报出版社(2021年版)

从古至今,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代,游戏都不会缺席人们的生活。相比于今天的电子游戏,印刷棋盘游戏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今天人们熟悉的《大富翁》《卡坦岛》等桌游,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古老的《赛鹅图》或《猫头鹰游戏》。由这两个游戏母体衍生出众多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棋盘游戏,而平板印刷技术的流行与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经济的几何发展,让印刷棋盘游戏在19世纪达到顶峰。

英国城市大学荣誉教授阿德里安·塞维尔是游戏文化史专家,曾在欧洲和美国多地演讲。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,后担任英国城市大学教务部主任,2016年,他在美国纽约格罗利尔俱乐部举办的棋盘游戏展被《华尔街日报》称为“一次令人大开眼界的文化活动”。他在《桌游简史》中展现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精美印刷棋盘,从简单的成人游戏,到针对儿童的教育主题;从带有道德训诫主题,到抨击社会的讽刺主题;从反映交通工具发展的旅游主题,到鼓励人们的运动与休闲主题;游戏的发展变革,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变迁与发展。或许,游戏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寓言。



《风的作品之目录》

作者:(叙利亚)阿多尼斯

译者:薛庆国

出版:人民文学出版社(2021年版)

《风的作品之目录》是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于1998年出版的一部著名诗集,出版后深受各国读者欢迎,收录了诗人十三首极具代表性的抒情诗歌。每一首诗都像风一样席卷人心,是阿拉伯文学当之无愧的最璀璨的明珠。

阿多尼斯,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,1956年移居黎巴嫩,开始文学生涯。1980年代起在欧美讲学、写作,现定居巴黎。阿多尼斯是著作等身的诗人、思想家、文学理论家,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。他对诗歌现代化的积极倡导、对阿拉伯文化的深刻反思,都在阿拉伯文化界产生深远影响。迄今共发表28部诗集,并著有文学与文化论著、杂文集20余部,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翻译、编纂类作品。阿多尼斯曾荣获十多项国际文学与诗歌大奖。近年来,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。

作为首个中文全译本,《风的作品之目录》由阿多尼斯唯一指定的中文译者薛庆国翻译。薛庆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。主要从事阿拉伯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与翻译,著有《阿拉伯文学大花园》等五部著作,并有《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》《在意义天际的写作》《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》《纪伯伦全集》等十余部译作。